



香影先生信札



本信抄共印製

冊此列第

冊

用以奉贈

先生惠存



新加坡

仙人掌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六月



李光前

一九五〇年
新加坡

“人必得在地上有所爱，人必得在地上真正去爱别的人。有所爱，真正爱过别人的人，他不会寂寞。”

——杏影

南洋商報通訊稿紙

國安先生

謝公你花費時間把詩抄錄給我。這在詩人，時或有詩是寫果
 實了，詩的新鮮，且是一個人寫詩的人。他這東西也寫得不
 只是寫在紙上，那就忘了。如果強要出來，會寫成死話的
 精神了。我本身心願表，可以說什么事都沒有做，自視
 已沒有什麼進步。但求在世上 *Servant* 了。你好這在未來某面的
 詩人的心意，很高興，同時更願人謝你這詩的。母且的友情。
 本報之稿，便中到是。編者先生，不要刊出，而到那那，自是
 你的南地十說，決稿，特供早刊出。請自念。有這多的時間，
 你公更去作你。你想看一三五看你的詩。始終還去寫見現。

一稿！

二月二日

20X10



目錄

幾點說明

〇〇一

信抄

〇〇三—〇六五

致張道昉十二封

〇〇二

致林潮四封

〇二三

致趙子遜一封

〇二九

致若天賜三封

〇三〇

致廖裕芳一封

〇三五

致吳之光一封

〇三六

致葉炳煌一封

〇三七

致陳國安五封

〇三八

致夢晞文友一封

〇四四

致破筆文友一封

○四六

致X X文友一封

○四八

致C·W·文友一封

○四九

致白良雁文友一封

○五一

致K·S/Y·P·文友一封

○五二

致X X文友三封

○五四

致I·H·文友一封

○五七

致C·F·文友一封

○五八

致S·T/P·K·文友一封

○六〇

致T·Y·文友一封

○六二

致L·Y·K·文友一封

○六四

附錄

杏影先生事略

〇六六

致杏影先生（顧德立·陳寬懷·毅明·禿椽）

〇七九

追思點滴（洪天賜·杜運燮·緬堤·林臻·柳舜·李汝琳·

謝克·長謠·冰梅·方修）

〇八三

杏影先生像（一九五〇年於新加坡）

杏影先生手迹

在杏影先生墓畔（張道昉與孫澤宇，一九九五年五月）

幾點說明

• 本信抄輯錄先生自創編《文風》副刊以來，致青年作者信件四十二封，大部份均已零星發表，小部份則屬初刊。現總為一集，藉明眉目。

• 本信抄來源有二：一自收信人保存原件副本，一自《文風信箱》。兩類信件料當不止此數，在《文風信箱》刊出者，尤其是。祇因手頭資料匱缺，輯錄時問倉促，唯有先自聊備一格，以求來日有心人續予增補修訂。

• 部份信件原僅誌明發出月份及日期，而無年份，由於距今曠時日久，收信人或已追憶不起，輯錄人或又無從查考，一仍從闕。

· 附錄《事略》，粗疏簡略，又多憑揣摩，不備不善之處，在所不免，僅供參考而已。



輯錄人林臻謹識
九五年六月

致張道昉十二封

丁·F·同學：

讀你的信，知道你是一位很用功的同學。

寫信終不如說話暢快。你可有工夫到報館來坐坐。我每天下午六時半到七時之間一定在報館（三樓編輯部）。祝

好

丁·F
上

（一九五二年）

二

丁·F·同學：

接到你的信很快樂。我知道你是一位讀了

很多書的非常用功的同學。但我却不是你所猜想的「新理想主義者」。不過，倘你所說的「新理想主義」就是在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實現人類的
大同團結、使這地球不再有戰爭的話，那我是贊同
這種新理想主義的，而且願意努力為這種理想效
勞。雖然，我知道我的能力微末得很。

倘你讀了，我寫的那些短文之後，以為我是一個有神秘思想的人，那我將覺得非常不安。因為
我寫東西竟寫得那樣含糊，使一位同學——一位愛
讀書的判斷力很高的同學，都不明白我在寫些什麼。

和你一樣，我也是一個愛讀羅曼羅蘭和托爾
斯泰的讀者。他們博大的胸懷，他們對人類的真

摯的愛，使我感動。我覺得文藝是可以擴大理
解、改造世界、美化人性的，只要搞文藝的人，都能
不欺騙人，都能誠實的走文藝的道路。因為自己
喜歡這些作家的作品，所以偶然寫下一點什麼東
西的時候，便不免會露出這些作家所給我的影嚮。
但是你對我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即：一、什麼是新理
想主義？二、什麼才是正確的人生觀和宇宙觀？）
不能答覆。因為我自己實在還不懂得什麼是新
理想主義，也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在這一
點，我是很慚愧的。我以為年青一代的同學，在他
們的做人和在他們認識問題的能力上，實在比這一
代的我們好得多。因為他們都有生活，因為也就有

真正是有力的理想主義；他們的人生觀，因為大都還未曾戴過眼鏡，所以大概都是相當正確的人生觀。而我們自己的這一代，在做人上，在認識上，則多半都有錯誤。

但我是想努力做一個錯誤較少的人的。我想，只要自己肯讀好書，不以進入中年而就自暴自棄，只要自己隨時準備被現實說服而去掉偏見，糾正錯誤，總不會是全然沒有救藥的人。你說，你正在讀羅曼羅蘭的生涯和他寫的幾本關於偉人的傳記，那實在是是非常有益的讀書。這位作家的作品，對於讀者有非常健康的影響。羅曼羅蘭崇仰托爾斯泰，但他似乎比托

爾斯泰更接近我們。不知道你覺得怎樣？
願和你共同勉勵，多讀好書。讓我們親愛的握手。

字就

一九五二年

三

T. F. 同學：

你寄來的稿件和信都收到了。幾篇短文都相當成熟。你繼續寫下去，你將來一定會寫得非常好。

我沒有改動你的文章。因為我覺得保留你的原文發表，對你，在將來，就是你自己的一面鏡

子。但是，我們的《學子海》的編輯先生，不知是否會改你的文章。我已經在昨天交出兩篇給《學子海》。你的《海的體驗》，感情很豐富。

有許多話，我想有機會時當面說。你現在功課一定很忙，等有閒的時候，選一個日子到我處來坐坐。要來時，請先通知我。

寄你一段東西，這是前两天隨便寫出來的，但那「靈感」卻是你給我的。不過，這段寫得很不嚴肅，也很不好。

再者，下次有信寄我時，最好寄到我家，同時，不要在寄稿件的小包裹包入信件。最好是用一個大信封寄。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

寫東西的興趣提起了的時候，你就會在家裏老是坐着不動。這是有害健康的。你必須有節度，身體比什麼都重要。在讀書寫作之外，一定要體操，要多休息。

附：古今集

· 柴生

你說，你的年紀並不大，你走的地方也少，但卻看見了很多英雄了，新英雄，這個時代的英雄。

一點不錯，現在英雄真是不少，我也看見了很多個。就坐在我旁邊，天天在一塊兒做事的一位同事，他也就是英雄。

英雄在往古是罕見的一種人，百年、千年不見得會有一個，但在現在真多。現在似乎是一個英雄的大量生產時代，在馬路上，在餐室裏，在公事桌子上，在巴士車中，英雄真如過江之鯽。

朋友，你知道為什麼現在英雄會這樣多起來了的緣故麼？因為這是一個人人都懂得了民主主義的時代，因為這是一個人人都懂得了「英雄」兩個字的意義，都懂得了要不就做「英雄」才會真的成為「英雄」的緣故。

我知道，你是非常贊美真的英雄的人。你說得一點不錯，這時代的真正是英雄的人就是能夠使「智、仁、勇」三者結合起來的一種人。你說不

能成為英雄，因為你做不到。其實你已經做到了！因為你已經認識到「智、仁、勇」三個字的結合的意義。做英雄不難，但知道什麼是「英雄」，那才是頂難的事。

四

丁·F·同學：

你的信收到了。這次寫的東西，也非常好。你的讀書的進步實在可驚。我想像你一天當中讀書的時間很多，我總希望你，不要因為靜坐太多而弄壞身體。一定要常常運動體操。身體比學問還重要得多。

你的存稿兩篇，我交給《綠洲》發表，有一篇

明天(三十一日)就會刊出來，你買一份南方晚報看看。
有空時到我處來玩玩。祝

好！並

新年快樂

哲

上

(一九五二年)□月三十日夜

五

T. F. 同學：

你的信收到了。我將照你的意思辦。

你的新作一篇，我細看過，有些地方需要
改一下(不多)，題目我給你另取一個，不久可以
發表。

你懂得攝取文學的最好的傳統；我讀了你的文章所感到的快樂，是別人無法知道的，或許連你也不能想像。有些快樂是永藏心底的。我希望你更加努力，只是不要害了健康。

我的身體的確不好，將來或許還要瘦下去。但我將努力保持我的健康。

這幾天我的車子拿去修理了，否則我是要來找你的。

李易

(一九五三年)□月十九日

六

丁·F·同學：

很久不看見你了。我想像你准是在忙於讀書。你的稿子已在《學生文叢》發表，不知你自己見到沒有。我這裏有一本，準備交給你。

最近，偶然的一個機會，我認識了星洲日報的《學生園地》的編者劉先生。我已把你留在我處的文稿兩篇（一篇是長的，計有五節，另一篇是《巴士車上》，我給你加上三個字《巴士車上的笑聲》）交給劉先生去發表。希望你注意「星洲」。你的東西寫得相當成熟，而且言之有物，我曾特別向劉先生鄭重推薦。

有空時來玩。

字
就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

七

T. F. 同學：

這幾天精神很不好，一直沒有寫信覆你，真對不住。

在我生病的前一天，我曾到星洲日報去找劉先生，請他在五點鐘時去「遠東」等你，因為恐怕我自己因病不能去。大約是我對你沒有講清楚，你卻去了「利和」，劉先生卻去了「遠東」，又沒有遇見。

有機會時我將再約你們喝茶。不過，倘你想找劉先生的話，在下午六時左右，到報館去找

好 他，他一定在。劉先生在星洲日報三樓編輯部。祝

字
默

（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晚

八

丁·F·同學：

謝謝你的信。我們都是有着「一種」同等的精神構造上的人，你非常重感情，我也是。

我高興的是，你和你的母親有了一個較健康的家，你的生活一定會比從前過得好些。

讀書是為了精神的健康，但肉體的健康更重要。所以，在努力讀書之外，還要好好的鍛煉身體。

倘你沒有一個健康的肉體，連你的才能也不是屬於你的。

我所恨的是自己失去了健康。身體常有不舒服的時候，寫出來的文章也決不會是真正健康的文章。因為你在信上希望我健康，所以，我更希望你，在年青的時候一定要弄好身體。

宇默

一九五三·九·十八夜

九

丁·F·同學：

信收到。稿當代轉編者，勿念。

那天我也比較匆忙，很想和你談談，總是時間

不湊巧，遇不着你。有一位同學想和你做通信的朋友，不知你願不願意？倘你願意，我就寫信通知他。你們就可以直接通信。

姚紫先生寫了一封信給你，不知你可收到沒有？你今後有創作稿件，可直接寄給他，他一定很歡喜。

再談。

字點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日

讀好的小說，你將來的寫作技巧一定有更
大的進步。

丁·F·同學：

你的稿件（四篇）早已收到。兩篇我已轉交姚紫先生，另兩篇或交晚報。譯科學稿最好還是自己譯，這樣比較對。自己有益，同時在編者方面也會較看重些。

你的習作，都寫得很不錯。將來有空見面時再和你講我的意見。

想和你做筆友的同學是華中的同學□□。這位同學顯然也是很愛讀書的，他或許也在等你的信。

你有稿費六元還在我這裏。近來因為有

事，總不得有機會交給你。有空我會去找你。

點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

十一

T.F.:

讀你這次的信，真是非凡快樂。理由是，我在你這封信裏知道了，你的會讀書和會寫作的才能，在將來決不會有浪費的時候。

這一點，在我，是一種很大的安慰。

愛一個作家的作品是不一定就要去模仿那一個作家的。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道路。只要把目標看清楚，走法盡管不同，但大家是殊途

同歸的。

二十七號以前，我都不得空。二十九號的下午二時（下星期二），你到我家來，讓我們一塊兒去游水，多晒晒太陽，前一次的時間太短了。

祝你

聖誕快樂

（一九五三年□月）二十三日晚

默

十二

T. F. 老弟：

你的信方才收到。稿荒問題解決了，那就很好。我的東西，其實不必寫「按語」，要寫也是越

簡單越好。吹牛的話一句都不能要。我現在寄回給你看看，最好是能更簡單，或什麼都不要。

你要幫忙看稿子，我很多謝你。但在我，這恐怕是不對的。不過，你在假期中倘有空，早上來我家坐坐，順便看看稿子也好。不過，你有空還是得寫點東西。

稿付排時，我想看看校樣。

匆匆覆你兩句。

高君

(一九五四年八月)五日

致林潮四封

林潮先生：

謝謝你的親切的來信（請原諒我遲遲覆信），先生太客氣了。我記得在前三年，你曾寄給《文風》（一千字左右的短稿），你的文筆總是很簡勁的，給人印象很深。

近年來，你的文章在報刊上出現時，我總是要先讀的。雖然我們沒有見過面，但確已早是是朋友了，朋友的文章、熟的名姓總是會先受到注意的。

把寫成的文章集在一塊，是愉快的事情。我在二個星期前遇到李汝琳先生，曾提起關

於你有意出書的事，相信他是會幫忙你的。

希望你直接和他通信，他的地址可交新加坡青

年書局轉（THE YOUTH BOOK CO.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青年書局的主人陳先生也

是一位頗有眼光的朋友，在這種時候做出版

《新馬文藝叢書》的工作，是相當不容易的。

現在能發表作品的園地，真是太少了。我

們的副刊，暫時亦難望照常和讀者見面，這

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祝

好！

弟
杏白引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

吳君素先生寄來交李先生的第二封信，我已轉去了，請便中轉告。

二

林潮先生：

來信接到很久了。因和李先生見面時，知道他已經決定把尊著放在第二集裏，而且還說他向你提供了一些意見，我覺得很不錯，因此把覆你的信也就擱起來了。而要覆的信沒有即時覆，往往就會從此不覆，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事情。想到這點，就馬上坐下來給你寫這一封信，主要是請你原諒。

你的文章（過去給《文風》的一篇）現在還在我手裏，我將替你保存，將來有編東西的機會時，

就拿出來發表。

這些日子實在是相當悶的時節，不過總有一個比較清明的時候的。祝

好

弟

杏林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三

林潮先生：

把尊作的文題改動了一下，幸不見怪為慰。

因諸多理由，決以《南洋公園》復刊，希望你

多替本刊寫稿，像你在《星雲》發表的那些短篇創作，正合《公園》的理想。

胡王文集《野火》能早日問世，我預祝你的出版的、成功。

弟 李石

(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五日夜

四

林潮先生：

《野火》收到了。謝謝你的贈書。內容清新。封面顏色也很好看，是一個成功的集子。有些文章，我沒有讀過，希望有空時能早日通讀一下。

月來工作很忙(因近三月負責兩個副刊：

《國際展望》和《公園》)，難得有讀書的時候。你的信也久未作覆，請諒。

△公園△未能全部刊載文藝作品，實有苦衷。在目前這樣的一個環境裏，只能這樣做做，當然，總比沒有要好些。

古白引

(一九五九年四月) 十四日

仙人掌出版社

致趙子遜一封

子迅先生：

來稿兩篇都讀過了，都相當精彩。達亞人這類故事很有趣味，若有好的材料，請陸續譯一點。另一篇雜文也很精彩，我覺得你的進境寬廣，特寫幾個字表示我的祝賀。上次你來星洲玩，時間倉猝，連一杯茶都沒有喝好，甚覺歉然，希望將來有機會和你長談。

杏石

十二月七日

致洪天賜三封

天賜同學：

十二月二十四日寄來的信早已收到了。謝謝你總是不忘記我，在初到英國那樣忙的時候，都給我寫信，青年人的友情使我非常感動。

你問起我們的副刊的事，我應該先告訴你，
《文風》是暫時停刊了，將來能否再出來，未能豫言。停刊的理由是因為環境關係。其實我們這副刊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提高青年人的寫作興趣，使他們喜愛讀書，將來成為馬來亞的良好正直的公民。但因為我們在這點做得比較盡責一點，沒有自欺欺人，於是就招來了許多問題，

而只好停刊，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幾個月來，副刊工作清閒了，但家事卻忙起來了。內人生了一個孩子，而她又要教書，所以早晚我也要照顧孩子。看孩子是一種很辛苦的工作。同時也知道了父母把自己養大的艱難。你現在有了這麼好的機會到英國讀書，相信你的父母親是多麼快樂。希望你在英國利用優良的讀書環境，多用功，取得更大的做事能力。

祝你學識增長，身體健康。

吾兄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

仙人掌出版社

天賜同學：

真高興接到你許多在旅行途中的風景片。

接到你的三四封，才覆這麼一封，實在是是不應該，但我要請你原諒。我實在是有一天瑣事太多，而且在精神上也總不開朗，沒有很好的寫信的心情。人在年青時，都是非常勤於寫信的，一上了年紀，信就會愈來愈少，和我同年輩的朋友，大家幾乎都有了這種不容易坐下來寫信的習慣，雖然盡有着接到朋友的信的快樂。這也該算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自私了。

我現在負責編《青年文藝》和《文化》兩

版。《文化》較重視學術性的東西，但你如有精
系的遊記是可以在《文化》上發表的。這些年來，
好像一直都看見你在旅行，我想見你的擴大了
的視野和見聞。我這十年來，沒有出過星洲一步，
自然，不能走動，也有許多外在的原因。希望今後
能夠自由一點，找一個機會去看看世界。但也恐怕
很難了。

你什麼時候回馬來亞？好像你在英國讀書已
經相當久了。有空時，可寄一點報告文學給我。英
國的文藝界動態，尤其歡迎。

古石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

天賜先生：

很久以前給你剪下的報紙，日前整理舊信看見，因就便寄給你。不知這些文稿，你自己有沒有剪存？

你的《歐遊筆記》（長稿），在我處保存，請放心。日後得空必將替你潤飾一下刊出。目前我們的副刊，搞擠非常，希望你寫短稿，短的容易刊出來。教書生活好嗎？祝福你。

李日新

（一九六一年）二月廿八日

致廖裕芳一封

郁芳先生：

我這裏還有幾篇你的存稿，日後我們的文藝副刊恢復時，不知道不適合刊出。

有空時，請來報館找我談談。我每天下午三時到六時都在報館副刊室（星期天或不在）。來的時候，請先打一個電話更好。

杏
子

四月十三日

（前幾天我渡假完畢回來報館了。）

致吳之光一封

之光兄：

馬華文藝稿有關的照片三張，我記得是收在一個什麼地方的，但還沒有找到，希望再找一下，找到了就寄給你。

近况奚似？相信你是很忙的。祝福！

弟

字默

三月十九日

致葉炳煌一封

炳煌老弟：

這個星期六（九日）的晚上，我想請你吃餃子，並介紹一位在木廠方面工作的朋友給你，希望你
你在本星期六晚上七時半正，在南洋商報大門口
（羅敏申路大門，崇僑銀行隔壁）等我，到時我就
會從報館樓上下來和你一同去吃晚飯的地方。請
打一個電話給我（7600），在下午五時到五時半之間
打電話來，我一定會在報社。

祝好！

字默

七月六日上午十一時

〇三七

仙人掌出版社

致陳國安五封

國安老弟：

來稿一篇早收到了。想早一點覆你，一下子就過了二星期。時間實在是過得快，尤其是旱事情煩亂的季節。

你在本星期四（七月十日）中午有空嗎？我希望你能來我家，讓我們痛快的談談心，也談談關於你寄給我的《水平線下》。我午前（本星期四）十一時在家等你。

香港出版的《文藝世紀》，把《散文選集》中的三篇文章轉載於青年創作欄裏，不知你們有沒有見到？

李潔

七月六日

宋雅君的《青春》一稿，我沒有讀過的印象。我在舊稿中找了許多時候，沒有找到，不知是否沒有收到。

二

國安先生：

近况如何為念。

《文化》已停刊。這裏有幾篇舊稿，短期中難望發表，其中一篇是你托道昉(?)交來的，另二篇請轉李潔先生，以便退回原作者。

日來可有什麼寫作？有了請寄給我。

祝福！

杏石

六四、五、十五日

三

國安先生：

真是許久不見了。非常高興聽到你的文集要出版。我最近很少寫東西，看看能不能寫出幾句話來，寫好了，我就交道昉轉給你。我這半年來很少出門，也幾乎沒有和人來往，所以早上總是在家的，歡迎你們來玩玩。希望你在「星大」做的臨時工作，能夠長遠繼續下去，有空時努力寫文章，也許是會容易過些。

祝福！

字默

上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那一天有空來，可以請道昉通知我一聲，免得剛好出去了。

四

國安先生：

你的文集是什麼名，用什麼筆名，收在什麼的叢書裏面，以及由什麼出版社，大致在什麼時候可以出版？這些問題，請即來信告訴我。

序已經大致寫好了，因為沒有時間重抄留底，所以我想把它先發表，然後請你剪一份報寄出版

仙人掌出版社

社付排，這樣會省，又可免去一些植字時的錯誤。

祝好。

古白

(一九六五年口月)十八日

五

國安先生：

謝謝你花時間把詩抄寄給我。這位詩人，時或有詩寄來《青文》，詩句新鮮，是一個會寫詩的人。他這兩首也寫得不錯，只是寫在我身上，那就當不起了。如果發表出來，會加重我的精神負擔。年來身心頹喪，可以說什麼事都沒有做，自知已沒有所謂「生活」，但求在亂世的「Survival」了。

我對這位素來未謀面的詩人的好意，非常感動，同時更感謝你對我一貫的友情。希望你便中轉達編者先生，不要刊出寫到我的那一首詩。

你的南非小說譯稿將儘早刊出，請勿念。有適當的時間時，我會去找你。常想着要去看你的新居，始終還未實現。祝福！

李自新

二月二日

仙人掌出版社

致夢晞文友一封

夢晞文友：

謝謝你對《文風》的愛護。《文風》雖不幸出現抄襲，但我相信這種抄襲是不會成為污點的。正是因為《文風》的園地絕對公開，所以才會有這種抄襲的事情發生。《文風》上面的作者，是編者無從認識的無數的青年，這裏面自亦難免有一兩個不自愛的人。但這幾個污點，怎麼能夠染污我們這潔白的園地？只是抄襲的那位「破筆」君，應該從此得到一個教訓：千萬個讀者都是編者的眼睛。抄襲的人，可以騙過一個瞎子的編者，但絕不能瞞過萬千個有明亮的眼睛的讀者。所以抄襲的

路，是絕對走不通的（在接到你的信以前，已有揭發的信寄到）。你希望編者，把真名姓公佈出來。但編者不忍這樣做，理由就因為「破筆」君是青年，而青年是一定能夠接受教訓的。

讀者、作者都是這樣愛護《文風》，編者今後倘不加倍小心，努力使它充實，怎麼對得起大眾？

弟

李日新

上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此信於五四年三月九日刊出，附於夢晞來信之後。〕

致破筆文友一封

破筆文友：

你能寫這一封信寄來，就證明你不僅是一個好青年，而且還有偉大的地方。抄襲是很小的過失，這過失或許我們大家都是犯着的。哲人愛默生說，在寫作上，「我們可以說，沒有純粹是獨創的心靈；一切心靈都是要引用別人的。」這話，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我們都會抄襲別人，只看是在怎樣抄，怎樣去抄下古人或今人的好的思想，好的文章來豐富我們自己。

你這封信使我更確實的認識到一個真理，偉大是屬於青年人的。因為只有青年才有認錯的

勇氣。而一個已不是青年的老年人，倘也能有勇氣認錯的話，這個老年人就是一個永不會老的青年。

古石引

「此信題為『一封價值較高的信』，於五〇年三月十九日『文風信箱』刊出，轉錄自葉鐘鈴『否影集』『文風』副刊『一文』。」

致 X X 文友一封

X X 文友：

在《文風》上，我們對認為是值得談到的作者，才提出來討論或刊登有關批評他的文章，內容自然是要有建設性的。對那不值得提出來的人，我們不打算批評或提出什麼意見，因為《文風》稿擠異常，版位很寶貴，不容浪費。在文友方面寄稿時，亦請努力節省字句，務求簡潔，否則是很難有發表的機會的。

古石

一九五四年九月廿八日

〔此信於五四年十月四日刊出。〕

致 C·W·文友一封

C·W·文友：

來信收到了。你寄來的文稿，已先後收到。

過去凡是附有退稿郵票和信封的來件，不合用者，應當是已經退還給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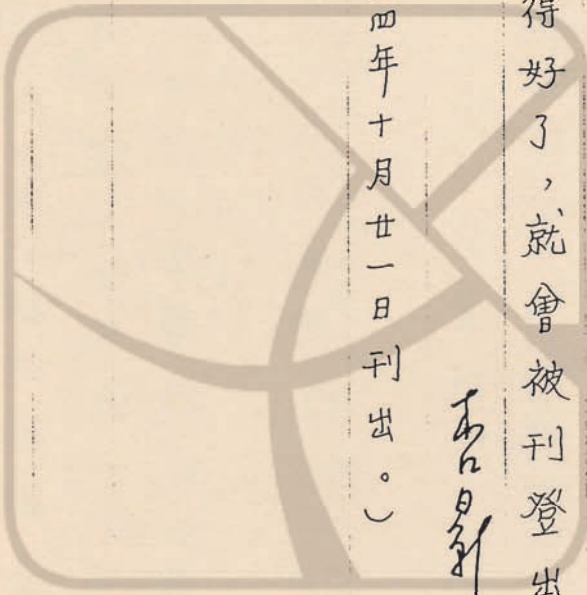
你說你投給別的副刊的稿子，時有刊登，獨《文風》不加接納而表示不快活，並詢及是否《文風》專登熟人或朋友的文章。這問題，我想，只要你肯仔細看看《文風》上所發表的作品，就會找到答覆。

為保持「水準」，《文風》採稿是比較嚴格的。只要是夠水準的、對讀者有益的文章，不論作

者是什麼人都可以發表。倘不合水準，則即令是編者的密友或親戚，也只有退還。希望你努力多讀，多寫，文章寫得好了，就會被刊登出來。

吾日新

（此信於五四年十月廿一日刊出。）



致白良雁文友一封

白良雁文友：

謝謝你的信。《文風》稿件擁擠，惠稿無法早日刊出為歉。以後來稿，請多等一些時候，倘日久未見刊出，欲另投他處，請豫為通知是盼。

編者

（此信於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刊出，附於白良雁來信之後）

致 K·S·/Y·P·文友一封信

K·S·/Y·P·文友：

多謝你們給我熱情的鼓勵的信和文章。讀你們的信和文章，使不健康的我，也變得健康起來了。

我非常快樂。因為我像是在一個沒有朋友的地方，發現了很多朋友似的。

我在一間斗室裏生活着，有時，我環顧陰暗的四圍，覺得非常害怕，像一個小孩子在暗夜裏醒來，害怕黑夜一般。

但我的膽怯是錯誤的。因為，在我的周遭有的是光，幾乎是隨處都有。

你們的熱情文章，不是文章，那只是在曠野
當中的星星之火。

杏影

〔此信於五〇年五月六日《文風信箱》刊出，轉錄
自葉鐘鈴《杏影與《文風》副刊一文。〕

致××文友三封

××文友：

你這次寄來的詩，寫得很好。我相信，只要你善用你的才能，你將來一定是一個為人們所愛的詩人。

記得契訶夫在一篇故事裏，通過他的作品，中人物，說述這樣的話：我們指的是那些有才氣而又庸俗的作家……要是那些作家肯停止談花說月，而一心一意用他們的才能去在人群中傳播知識和博愛的思想，那他們就會立時變得不知多麼有價值。

我為你的才能祝福！

二

××文友：

我知你是同一個模型的人：孤獨而易於感傷。但我卻希望你努力克服感傷：其克服的第一步，端在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

三

××文友：

你說你覺得你的作品似乎沒有引起人們的任何注意，因而懷疑是否因為自己的東西寫得太壞或者因為在讀者方面的慣有的冷漠。關於

這，我覺得只要我們自己的作品是內容充實的
作品，絕不怕別人冷漠視之的。讀者是最公平的。
好的作品，絕對埋沒不了，而不好的作品，即令有
人天天在鼓吹，也是鼓吹不起來的。所以，希望你
不要去管有沒有人注意你的作品，只力求生活和
思想的充實，埋頭繼續寫作，寫出好的東西來。

（此三封信分別於五〇年四月六日、五月二十一日及五

月八日《文風信箱》刊出，轉錄自葉鐘鈴《杏影
與《文風》副刊》一文。）

致 I·H·文友一封

I·H·文友：

來函說，你早年失學，一切都是靠的自修，我以為自修其實比進學堂讀書更重要，因為進學校只是一種「當然」，而自修則是「意志」，不想讀書的人是不會去自修的。凡事有意志在，就一定會成功。

.....

〔此信於五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文風信箱》刊出，轉錄

自葉鐘鈴《杏影與《文風》副刊》一文。〕

致 C·F·文友一封

C·F·文友：

你在英校讀書，但對方塊字卻有着這樣的一份愛情。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多麼快樂。不成問題，在將來你是用會方塊字，像用方磚一樣，把你的感情的大廈建立起來的。

你現在才十六歲，寫出來的文章沒有發表，一點不用失望。我自己是差不多在二十五、六歲時才寫出了一篇可以發表的文章。……像高爾基那樣偉大的作家，也是在二十四歲時才發表了他最初的一篇小說。

.....

〔此信於五〇年八月十二日《文風信箱》刊出，
錄自葉鐘鈴《杏影與《文風》副刊》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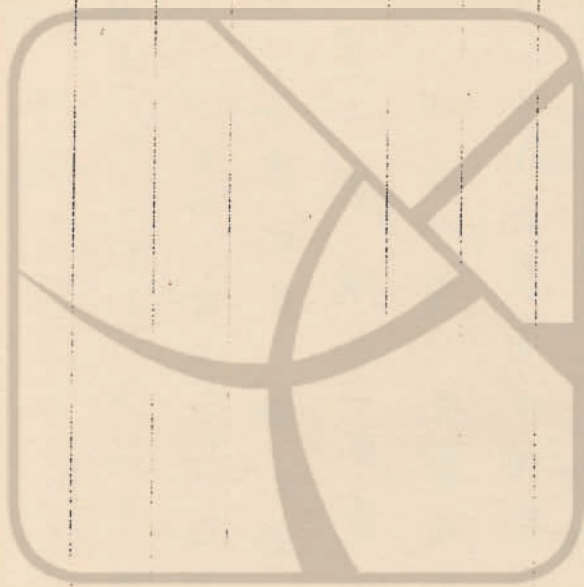
致 S·T·P·K·文友一封

S·T·P·K·文友：

.....

有人在指責《文風》，也就是說有人在注意《文風》，在關切《文風》，這對《文風》是很有益的事，因為《文風》本來就是一個初開的園地，正待我們大家來開墾施肥。現在，這裏面的東西，自然不會長得很好。但我相信，今後《文風》在讀者的監視和指責之下，長得不好的東西是會慢慢的長得好起來的。誇獎固然是有很大的鼓勵作用，但責罵的鼓勵效果可能更大。讓我們記住：敵人往往才是最坦白、最真實的朋友。

〔此信於五〇年五月十一日《文風信箱》刊出，
轉錄自葉鐘鈴《杏影與《文風》副刊》一文。〕



致 T·Y·文友一封

T·Y·文友：

你關切有人在罵「文風」，多謝你的好意。做一件事，只要能在一百個人當中，有六十個或五十個人說還過得去，就已經是不錯了。世間難得有使每一個人都覺得滿意的事。

罵常常是比捧更為有益的。因為捧會使人頭大起來，而罵則只能使人加倍小心。在此時此地，值得罵的東西不少，而罵的人獨看中「文風」，這就是說

「文風」特被注意。在另一方面，罵我們的人，也能指出了我們自己所未能覺察的缺點；倘其所指出的是對的，就馬上改正它，是不對的，就不必去

介意定。答覆是不必要的；因為有眼睛的萬千讀者自會在那罵我們的文章裏面去判斷孰是孰非。

吾兄

〔此信於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文風信箱》刊出，轉錄自葉鐘鈴《杏影與《文風》副刊》一文。〕

仙人掌出版社

致 L·Y·K·文友一封

L·Y·K·文友：

志在文學的人，首先必須善良，單會寫文章是沒有用處的，我們必須先做一個好人。

你白天做工晚上讀夜學，我相信你的勤奮一定能使你在學問上有大的進步。你寄來的短文和詩，只要在字句上稍加修改，就是好的作品，因為都有內容。希望你在工餘多讀健康的書籍，攝取好的思想，修得簡潔的表現技巧。

不要愁沒有朋友，每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都是我們的朋友，只要我們是良善的，我們就不會

孤獨。

此信於五〇年八月十日《文風信箱》刊出，轉錄
自葉鐘鈴《杏影與《文風》副刊》一文。

杏影



在杏影先生墓畔(張道昉與孫澤宇)
1995年5月

“当我回顾童年时,想到有那么多人曾给过我那么多恩惠,我就感到激动。同时,当我想起我年轻时对别人的恩惠表示过那么少的谢意,我就感到内疚。多少人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他们的恩惠的时候,就已经与世长辞了! 多少次,我带着惭愧的心情站在一杯黄土之前,默默地念祷着我原应在那死者生时亲口对他说的话。”

—— 施惠泽医生(Dr. Albert Schweitzer)

杏影先生事略

1911年

誕生于中國，原籍四川^①。根據先生于1967年1月5日逝世時享年56歲推算，誕生年份也可能推前一年，即1910年。在作于1950年1月的《談不惑之年》一文中說：“四十歲是孔子說的‘不惑之年’或可作為旁證。

父楊草仙，時年73歲^②。

由於資料短缺，而先生在世時又絕少談及個人的事跡，因此他早年——特別是在14歲（1925年）動身前往日本讀書之前在中國的情況，鮮有知者

③。

① “以後接觸的次數多了，才知道他雖然是四川人，卻不是在四川出生，他的四川口音，是受了父親的影響。”（李汝琳：《回憶楊守默》）

② “楊老伯那年（1949年）已經111歲。”（同上）

③ “但在那像是遠古的過去——在那小時候的‘大期待’的中國旧年三十晚上，在祭祖之後的紅蠟燭光下面

仙人掌出版社

，吃过的红烧鱼，回锅肉，板栗烧鸡等等，那滋味倒是真难忘记。”（《书与人·新年怀思》）

“我的母亲，那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母亲之一，而她在生时所受的苦或者比一个全徒所受的还多。”（《读书与写作·母亲》）

1925年（14岁）

赴日本东京就读高等中学及大学，前后“十来年”①。大学专科似为教育系②。

先生在日本的首学生涯，后来在一些文章里也曾多次忆及，但具体的读书进展却叙述不多③。

①“14岁就上日本读书，天天吃‘和食’，吃了十来年。（《书与人·新年怀思》）

“他在日本首学近十年，精通中、日、英三种语文。”（李汝琳：《回忆杨守默》）

②“他在日本读中学、大学，精通日文。”“他在日本读的是教育。”（李汝琳：《忆故人》）

③“往年，我在日本东京做学生时

仙人掌出版社

，是曾经有过很多不快活的秋天下午的。不能读书，不想看人，甚至也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很健康的青年，也是会生病的——病于自己的闲暇，病于自己的感情，病于自己的青春。”
(《去与人·契诃夫的笑》)

1935年(24岁)

旅居日本东京。如果照“天天吃‘和食’，吃了十来年”之说推算，先生在东京旅居的下限，恐怕还需下推一/二年，即1936/1937年。

至于先生在那一年大学毕业(早稻田大学?)不明。

1936年(25岁)

由日本东京回到中国四川重庆^①。
开始发表文章^②。

①“在抗战时期中，因在山城重庆……”(《读书与写作·棍子与狗》)

“抗战时他在重庆一个时期，却没有到过外县的老家，家乡的近亲还去重庆看过他。”(李汝琳：《回忆杨守默》)

② “我自己是差不多是在二十五、六岁时才写出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
(《致C下文友》)

“抗战时期在重庆，我也只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看到他翻译的一篇文章。”(李汝琳：《忆故人》)

1941年(30岁)

离开中国，到印度新德里。在印度旅居大约直到1945/1946年①。任职于盟军总部②。

与金克木、郭史翼、李汝琳相识③。

在加尔各答出版的《中国周报》文艺版发表散文④。

自离开中国后，先生即不曾再度回去。因此，他在中国的日子，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诞生到14岁，以及25岁到30岁，共约19年⑤。

① “我初到印度的头一年，过夏就在新德里。”(《读书与写作·谈谈印度的热》)

“在印度的各种报纸上，在三、四年的时间当中，我就没有看到过一条因为不能生活而寻了短见的印度人

的新闻。”(同上)

“但我在印度住了四年多……”(同上)

“在像加尔各答，像孟买那种商业大城，不知是否也有。我在新德里住得比较久，去别的大城，只是短时间的过客……”(同上)

“在新德里过的几年，我记得都是**小**馆子吃的西餐，而且还是一个人，男女同伴都没有。”(《去与人·新年怀思》)

“在印度天天吃相当上等的西餐，吃了四年，也终于没有吃到爱吃的程度。”(同上)

②“在盟军总部(他)是以‘日本通’的身份被聘用的。”(李汝珩：《回忆杨守默》)

③“就为了在工作的机构没有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每个星期天或是他的假期，我们都在一起，这样就自然而然成了好朋友。”(同上)

“有一天(金)克木和(郭)史翼提到(杨)守默……不久我们便认识了。”(同上)

④“《中国周报》上已经发表过他

的散文，署名“守默”，这时才知道他的原名是杨芳洁。”（同上）

“未新加坡之前，发表他文章最多的，要算是《中国周报》了。（同上）

“到了印度，他在我编的《中国周报》文艺版发表了许多篇杂文。”

（李汝琳：《忆故人》）

“守默在印度发表的散文和杂文，都没有收在集子里，我还保留着。”

（同上）

⑤ “去国屈指将近十年。”（《书与人·新年怀思》，注意此文作于1950年元旦）

“其实，若把直到现在为止的自己的生命的时间，计算一下，在中国过活的日子，大约不过三分之一左右。”（同上）

1946年（35岁）

离开印度新德里，乘船到新加坡来

①。

① “最近我来到星洲……”（《读书与写作·根子与狗》，注意此文作于

1947年

仙人掌出版社

“在新加坡过年，今年不觉已是第三次了。”（《书与人·新年怀思》）

“这是几年前，我在孟买上了直航新加坡的船……如今事隔三年……”

（《书与人·印都杂记》，注意此文作于1950年2月）

〔备考〕“1945年9月，日本投降，由于他日语说得好，不久跟盟军代表坐飞机来新加坡，便没有再去印度了。”（李汝琳：《回忆杨守默》）

1947年（36岁）

进南洋商报，任电讯翻译①。

开始勤快撰写散文及杂文，发表在《星期六周刊》、《南洋月报》、《文艺行列》及南洋商报副刊等报刊上②。

①“记得我到新加坡（1947年12月）的那一天，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们又（郭）史翼兄的办事处聚会了……当时他在南洋报社工作，每天在到报社之前，他一定到史翼兄的办事处坐上一两个钟头。”（李汝琳：《回忆杨守默》）

“十多年来我都在做着有关新闻性质的工作，但很少编的经验。”（《做一个副刊编辑的经验》）

②“在那三四年里，我写得相当勤快，因为在那段时期内，和人来往很少，读书的时间较多。”（《书与人·后记》）

1949年（38岁）

在中峇鲁区工商学校附近租房居住①。把老父从印尼接到新加坡来，安顿在金炎路佛教居士林居住②。

①“我的小房间是一个三层楼大屋子的洗澡间，二房东租给我每月三十元，还收了茶钱二百（《书与人·暴风雨中的晴朗》）

“这阵‘西北风’……每逢雨天的夜里，它总是会从我的小房间西边的那扇有若干个小洞的窗户上鑽进来，在星洲的这些年中有的有雨的日子里，它靠得住的全鑽进来。”（《书与人·西北风》）

②“楊老伯那年已经111岁，善写草书。”（李汝琳：《回忆楊守默》）

仙人掌出版社

“父子没有住在一起，不过每天都去看看老人家，照顾老人家的生活。”（同上）

1954年（43岁）

1月18日，《文风》创刊^①。

7月，散文集《读书与写作》由南洋报社出版，列为“南洋商报丛书第35种”，内收散文19篇，作于1947年至53年之间。

①“1954年春，商报的人事有一点点变动，那时的文艺副刊编者匆遽离职。报馆急需找一个人代替，临时找不到人，叫我暂做一下。因此名为《文风》，就开始编了。”（《做一个副刊编辑的经验》）

又参见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

1958年（47岁）

2月28日，《新苗》创刊，至8月5日停刊，前后共出版44期^①。

11月，散文集《书与人》由青年书局出版，列为“南方文丛”之一，内

收散文 53 篇，约作于 1949 年下半年至 54 年年底之前。

8 月 15 日，《文风》停刊②，前后刊行 4 年 8 个月，共 822 期③

8 月，散文集《趁年轻的时候》由青年书局出版，内收散文 44 篇，作于 1950 年至 54 年间。

① 参见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

② “后来，尤其是到了 1956 年，因为种种原因，‘文风’的出版变得很不规则，时有时无……那时候才知道，做一份工作，真想尽一点责任，不是容易的事……”（《做一个副刊编辑的经验》）

③ 参见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又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

1959 年（48 岁）

1 月，男芳洁诞生①。

6 月 22 日，《南洋公园》创刊②。

① “这几个月来，副刊工作清闲了

仙人掌出版社

，但家事却忙起来了。内人生了一个孩子……”（《致洪天赐信 59年1月15日》）

② 参见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

1960年（49岁）

7月15日，《南洋公园》停刊，前后共出版103期①。

7月17日，《文化》（星期刊）创刊②。

7月20日，《青年文艺》创刊③。应新加坡电台邀请，作“日本文化系列”讲座，每周一讲，共十讲④。

① 参见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

② “我现在负责编《青年文艺》和《文化》两版。《文化》较重视学术性的东西……”（《致洪天赐信 60年8月16日》）

③ 参见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

④ 讲稿曾在南洋商报刊载，其中六篇后来收入《杏影研究专集》一书中（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年2月出版）。

1961年（50岁）

1月，散文集《想想写写》由青年书局出版，内收《想想写写》（上/下），《补白杂记》及《读书偶译》三类，作/译于1952年至54年之间。

1964年（53岁）

2月26日，《文化》停刊，前后共出版146期①。

① 参见李白：《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

1967年（56岁）

1月5日，病逝于中央医院。次日移柩新加坡殡仪馆，供人瞻仰。数日后，安葬于实心岗路上段基督教坟场。

2月6日，《青年文艺》停刊，前后共出版721期①。

① “他去世后，《青年文艺》还继续出了十期，到1967年2月6日才正式停刊。许多读者看了那段“停刊启事”后才知道杏影先生已经去世了。原来杏影先生进医院前已编好十多 =

仙人掌出版社

十期的《青年文艺》发下去排字房。
他在医院的初期，还托人从报馆里拿
稿来给他看。杏影先生真可以说是鞠躬
尽瘁了。”（李向：《给朋友的几
封信·第五封》）

（1995年6月初 林臻编次）

杏影先生去世的时候他的家
属没有发讣闻，报纸上也沒有
半个字提到，这完全是秉承他
的遗志，因为他生平最憎恶的
就是沽名钓誉和出风头。他的
家属为了尊敬他的高贵的品格
，所以在他去世时也就能以最
高尚的风格来处理丧事，使杏
影先生的生和死都得以保持“
干净清白”的风格。

——李向

在您弥留的时刻，我赶到医
院要见您最后的一面，但已经
来不及了……我后悔来得太迟
，对于一位满怀爱心的前辈，
我连一点人情也没有做到。

——陈士

致杏景先生

顧德立：

我热爱《文風》。我把每日出版的《文風》像珠宝珍藏在我的书柜里，工余没有事时，我就拿出来再读，作为进修也作为一种享受，其味无穷。我是一个打石工人，为着一家七口生活，我每天要在烈日熏晒之下做九小时的工作，有时精神萎靡，生活苦涩，心里自有许多难言之痛！可是，一到晚上，有了《文風》在手，我一切的劳神和憂悒都消逝于无形。《文風》是我精神的食粮，所以我热爱《文風》，珍藏《文風》，同时我也投稿《文風》。可惜我读书不多，知识浅陋，虽枯腸搜尽，也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因为我是一个苦力工人，读书和写作的能力受到精神和时间的限制。不过，我也认识到人生应在百忙中寻求进步，所以我每于晚饭后除督促儿女读书写字外，我还要读书看报，尤其是贵报的副刊和我结了不解缘，每天我必得一读为快。

以前，我学写新闻稿，曾投到若干

仙人掌出版社

大报被采用过。因此我感到兴奋极了，同时，这也鼓起了我学写作的勇气。近来，我学习写副刊稿，寄出了好几篇给《文风》，因不合用，先生已将原稿退回。但我决不因此而灰心，相反地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写得不好再写，退回了又寄，我想，读得多了，写得多了，将来我的写作就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准，那时先生一定会采用，我的拙作将来也许有在《文风》发表的一日。

[此信于56年1月19日刊出。]

陈宽怀：

我真高兴能够把这篇译稿寄给《文风》，但我感到万分惭愧，我怕译得不好，歪曲了原文的意义。

关于本文我想要告诉先生的是：原文《Youth》是我在学校读书时当课本唸的，因为觉得它的内容很生动，很想把它翻译过来，但功课忙没有动笔，毕业后又转读于英校，及至1954年受训于师范学院时才抽空把它译完。译文誊清后我看过一遍，觉得不很满意，又搁起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我

才决心拿来重修一番。

本文的主角马洛，固然多少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我总以为一个人为着要达到人生的目的而不惜忍受痛苦磨难，是我们年青的一代所应学习的。这就是我译了《青春》的动机。

〔此信于56年2月27日刊出。〕

毅明：

这一篇是回忆家父的一些片断，本来，在这悲壮伟大的时代，尤其是在今天的马来亚，更不容我作个人的抒情，但是，家父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终于大胆地提起笔来写了这篇《父爱》。

家父去世使我体会到生命的短促，使我为一分钟的时光的消逝而可惜。一个人死了，一切都是完了，假如他平庸地过了一生的活。

我不敢奢望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一篇动人的作品，我不希望成为个诗人，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写出一首经得起考验的诗章——即使是一首也够了。

相信我吧，我的生命将燃烧着殷红

仙人掌出版社

的火燄，我要使它射出光彩來。

〔此信于 56 年 5 月 19 日刊出。〕



追思点滴

洪天賜：

“最感动我的是，杏影先生不但替我润饰、刊登文章，而且在我身在外国时，替我剪存刊出的文稿，并汇寄稿费给我。”

杜运燮：

“守默兄知识丰富，喜爱深思，谈人论世，评鹭文字，常有深刻的独立见解。他待人真挚，态度温文尔雅，我有时戏称他为‘教授’”。

緬堤（刘清袞）：

“认识杏影先生未必是件好事，为的是认识了他，你得常常反思，每想要做点坏事，你总觉得他那慈祥又严肃的目光，在看着你；于是，你就得‘考虑，考虑’”。

林臻：

“先生从来不曾写过应酬文章，更不曾借用别人的名义来抬高自己或发挥什么。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应酬

仙人掌出版社

都是虚伪的，也都是无谓的。与其替一个名人写歌功颂德的悼文或颂文，他倒宁愿花费加倍的时间和精神来给一个年轻写作者复信。”

柳舜：

“在他的身边，我是闲适自在的，脑子是澄明的，我就是我自己，用不着紧张，更不许恹恹作态。我坦然且幸福地领受他的关怀，沉醉于他的清澈的眼神，折服于他针对社会、针对本身精警的批判。”

李汝琳：

“老杨编副刊不大喜欢发表攻击性的文章，但也不愿发表胡吹乱捧的文章，他就向我说过有篇文章对我捧得过火，他没有发表。我仍是多年的好友，他才坦然告诉我。他没有发表攻击我的文章，却没有告诉我，我想是会有有的。”

谢克：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出来社会做事，也曾对杨先生有过‘尽早发表

稿件’的要求，这一次，杨先生却以严肃的语气对我说：‘从事写作，态度应该认真，为稿费写作是不对的。你现在已经有工作，有收入，早一个月拿稿费跟迟一个月拿稿费一样。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努力，把作品写得更好’”。

长谣：

“有一次……我在形式上作了些新尝试：既抒情也叙事，我还把希腊悲剧中的歌咏形式带进诗中。诗发表后，许多同学都说着不懂，我心里很不是味道，于是到杏影先生的家去请教他，他仅回答一句：太含蓄。这三个字给我很大的启示：创作时不能只顾自己，还要想到读者；如果不能引起共鸣，写来干什么呢？”

冰梅：

“他认为有了高尚的人格，才会写出好文章。他非常厌恶一些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所谓‘作家’，尤其是对个别只写一些软弱无力而不知所云的诗，便号称时代‘诗人’，或只写

仙人掌出版社

几篇东抄西摘理论文章的作者，便自夸是文艺理论家之流，极尽鄙视，他曾私下对我说：“这些人典型的文艺界无赖”。

方修：

“大约是60年代中期，曾与杏影先生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饭。……杏影先生说，我的平日读书，受到启迪，经常会闪现一线灵感之光，觉得有些想法可以一谈；但又仿如电光石火，顷刻即逝。所以最好是趁着印象尚深的时候尽速记录下来，即使作为零星的读书札记之类也好。否则日久淡忘，可就完全无从写起，书也等于白读了。”

本信抄 冊分贈下列友好：

第 1 冊

曾愛真

2

張道昉 李向

3

孫澤宇 柳舜

4

莫理光

5

吳之光 方修

6

杜運燮 (北京)

7

洪天賜 (吉隆坡)

8

朱炎暉

9

梁榮源 三白

10

梅培賓

11

張金福

12

陳醉在

13

余克泉 謝克

14

15

陳國安 林臻

本信抄第 = 次 (1996 年 3 月) 印製 A 15 冊

分贈下列友好：

第 A 1 冊 趙子遜 (香港)

A 2 邱立基 吳岸 (砂朥越)

A 3 王如明

A 4 葉炳煌 葉苗

A 5 李錦宗 (吉隆坡)

A 6 陳美華

A 7

A 8

A 9

A 10

A 11 吳啟基 吳垠

A 12

A 13

A 14

A 15

